

实录

华不注投稿邮箱:  
qlwbhbz@163.com

## 泉水清清

□张世亮



## 大明湖畔·小小说征文

投稿邮箱:lixiaozuoxie@163.com

“泉水清清、泉水轻轻淌……”唱着不太着调的“泉水叮咚”，虎子一大早便拉着他的四轮车来到泉边。车子是木头做的，四周钉着高高的围栏，车里放着几只塑料水桶和一根竖插在围栏一角的长长的木杆，木杆的下头绑着一只特制的白铁皮大水舀子，上头系着一条宽宽的蓝布带，布带随风飘动，像一面特殊的旗帜。

“虎子，来晚了，是不是太阳晒屁股才起来的？”泉边打水的老大爷一边往塑料桶里灌着泉水，一边开着玩笑。虎子下意识地摸摸屁股又看看天：“太阳还没出来呢，嘿……”

“那就快干活吧，大伙都等着你哪！”“唉！”虎子脚蹬胶靴，臂戴套袖，打扮很“专业”；他熟练地将木杆上的蓝布带斜挎在肩上，对围在泉边打水的人们喊道：“把桶排好队，俺帮你们灌水。”他站在泉边，先舀起半舀子泉水涮了涮倒在河里，然后将木杆伸到泉子中央，舀起满满的泉水：“谁先来？”

几位打水的人已把各式空桶排在地上，虎子高举着舀子，尽管水桶的口都很小，但他准确地将水灌入桶中；大伙一阵喝彩：“虎子，不赖啊！”虎子憨笑着，干得更起劲了。木杆一次次伸向清泉又高高地扬起，水舀翻飞不一会儿就灌满了大小十几个水桶。突然，木杆蹭过泉边一位中年男人的头，将他的假发碰落在地。顿时几根稀疏的头发垂落在他脸上，样子很狼狈。虎子惊诧而不解地看了一眼男人，继续干他的活。

“你这傻小子，各人打各人的水，你在这捣什么乱！”假发男恼羞成怒地冲着虎子吼道。刹那，虎子愣在那里，他并不明白这人为什么这样斥责他。“妈！”突然，虎子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，继而将挎在肩上的木杆扔在湿漉漉的地面上。他三脚两步地爬上台阶，扑在一直站在高处看着他的妈妈怀中。虎子妈抚摸着虎子的头，轻声地说着什么，虎子渐渐停止了抽泣。娘俩默默地来到泉边，虎子妈先捡起假发递给那男人：“对不起，给大伙添乱了。”然后将地上绑着舀子的木杆竖在车里：“孩子，今天的活干完了，给爷爷、叔叔们说，俺们回家了。”虎子听话地拉起他的木车，挂着泪痕的脸上露出憨笑：“今天干完了，该回家吃饭了，俺不傻。”

一直在静静看着这一切的人们把目光转向假发男，一位大爷说：“掉地上你捡起来不就得了，冲孩子喊什么！”另一位大婶说：“虎子的父亲原是这里派出所的所长，十几年前遭犯罪团伙报复，绑架了上幼儿园的虎子，后来虽然救出了，但嘴里塞的毛巾差点把孩子憋死，造成脑缺氧落下后遗症。为此虎子妈辞了工作在家照顾虎子……”

大伙七嘴八舌地数落假发男：“其实俺们都带了灌水的家伙，不就为哄虎子高兴吗。”“咱知道他父母的心思，让孩子通过帮助别人找个自信。”“他最忌讳喊他傻子了，这次对他打击大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不了解……”假发男追悔莫及。突然有人说：“还不快把他娘俩追回来！”

虎子没回来，而且几天没见他的踪影。泉边打水的人仍然络绎不绝，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

这天清晨，泉边打水的人们又听到了熟悉的歌声：“泉水清清、泉水轻轻淌……”随即，柳枝后面闪出那面迎风飘扬的特殊旗帜。虎子拉着他的木车高兴地唱着，后面推车的是假发男；不过他没戴假发，仅存的几根头发也剃掉了，“乌云遮日”变成了“光头强”，看上去挺时髦。

活法

## 刻章老何：辣手柔情

□本报记者 范佳

“这人脾气不小，用刀很狠。”看过老何刻章的人，常发出这样的感叹，此话不虚。老何耿直，脾气大，说话不留情面。这也是对自己专业水准的自信，刀法狠，则不拘泥，追求创新。

一日，一位常逛英雄山文化市场的熟客看到老何正在刻章，忙上前和他攀谈：“老何，看你朋友圈里晒的‘狂者进取’的自用印真不错，给我也刻一个呗。”

这时老何正刻到关键地方，只顾埋头做活。他身躯瘦小，皮肤黝黑，年近六十头发已经十分稀疏，但手劲不小，每个笔画都很果断。刻完一个满意的笔画，老何吹去印上的石屑，抬起头对来客说：“你看能不能换个词儿，我不太喜欢重复。”

这些年，来找老何刻章的人越来越多，他甚至被人以“大师”相称。听罢老何撇撇嘴：“喊我‘大师’的人，百分之两千是阿谀奉承的人，这类人不读书、不看报，自然掂不出‘大师’这顶帽子的重量。说实话‘大师’没什么不好，关



足迹

## 北园二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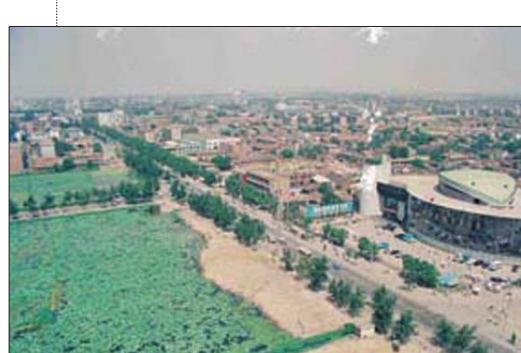
□孙葆元

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，站在汇波楼上北眺，一片青青的原野挟裹着小清河，那片原野叫北园。再往前追溯，元朝人赵孟頫的画作《鹊华秋色图》，鹊华山前那一大片原野就是宋元时期的北园。

我看北园分三季，第一季是原生态季，是赵孟頫的北园，得其山水，适意渔稼。第二季是集体经济耕作的北园，计划耕种，贫富均同。第三季是城市化的北园，日新月异，浩歌筑梦。

当我第一脚踏上北园的土地，它是农业集体经济下的北园，那年我九岁，和老魏、傅林小哥哥一起到北园水塘里捉泥螺。那个老魏，嘴上没毛，只比我大两岁，他心眼多，我们服他，就叫他老魏。正是经济困难时期，缺少粮食和一应副食品，泥螺就是餐桌上的美味。济南人管做好的泥螺叫嘎啦油子或酱油螺丝，当年是上等佳肴。北园的荷塘一片连着一片铺向天边，那是泥螺的世界，也是捉泥螺的乐园。

第一眼看到北园，荷叶如浪，在风中奔腾，间或有菜畦，不知为什么那菜长得瘦弱，无精打采。一



上世纪80年代的北园大街，路边有大片荷花池。

键是我真没有那样的才能呀。”

他曾放言：“来找我刻印，若喊我大师，价格立即提升十倍以上，我不能愧对您强加在我头上这顶‘大师’的帽子啊。”有朋友看他不修边幅，忙提醒他“包装”自己，把头发胡子留起来。在老何看来，头发胡子若能和艺术家画等号，那火车站的艺术家多了去了。

刻章者本名何江林，性格直爽，朋友不少，大家喜欢唤他“老何”。他治印三十五载，刻章远超五位数。最快的一方印短短半分钟就一气呵成，颇有神韵。他无需在纸上打草稿，直接用笔把字写到石头上。刻成的章甚至比想象得还要好，他说这得益于石头的自然崩裂。

衣着简朴的老何“蜗居”在自己3平米的小店里很知足。除去放满了印章、书籍、毛笔、工具的工作台和一面墙的架子，剩下的区域仅容他一人坐着。可他喜欢这里，一周七天都呆不够。清晨六点多，英雄山文化市场还在寒风中沉睡着，他的小店就有了亮光。没有暖气、空调、风扇，冬日里顾客站一会就要哆嗦，但他刻起章来浑然不觉。

老何一门心思扑在篆刻上，家里事就顾不上了。有次他擦干净工具台正准备刻章，妻子看到这一幕抱怨道：“在家吃完饭也没见你擦过桌子，一遇到刻章的事儿你倒是勤快得很。”妻子生气了，要撕老何的书，老何忙拦下来：“你生气就打我吧，别撕书。”有天妻子兴高采烈打电话问老何“今天是啥日子”，老何一愣，没反应过来。电话那头明显不高兴了：“今天是咱俩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日！你怎么不把刻章的时间忘了呢！”

这老何可真忘了。1981年12月，老何初次拿起刻刀。那时他很喜欢画画、写字，写了字就想找人刻个章。但那位刻章人

脾气大，还瞧不起人。这让他很不舒服，把心一横，立志要学篆刻，从此不再求人。

起初，老何的父亲很反对，认为还不如去工厂每月赚二十块钱养家糊口有出息。为此他没少挨打。但他就是喜欢，割舍不下。当初条件艰苦，也没有老师教，靠着自己看书摸索，老何在火车道上踅摸了个能刻得动的石头，刻出了生平第一方印。上面是“人有志”三个字，不忘初心，他至今保存着这最初的印稿。

1991年，全国第二届篆刻展在烟台举行。老何的作品也入选了，这让他信心大增。1995年他的作品再次入选第三届篆刻展，后来成为了中国书协会员。2002年，他工作了三十年的德州化工机械厂倒闭了，他便想着靠刻章为生。这年的六七月份，他从德州来到了济南，在省内闻名的文化市场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。

万事开头难，六七月份老何顶着大太阳摆地摊刻章，时而遭到“先来者”的排斥。那时他一方印仅卖五块钱，一天下来刻得手痛腰酸，赚个六七十块也很有成就感。如今他刻一方印至少100元，到明年还会涨价。老何隔壁的刻章店一方印仅售50元，但他不怕竞争，也不打价格战，更不议价。“篆刻是靠技术说话，只要有真本事，总会有顾客上门。整个文化市场都是刻章的才好呢，那样才有竞争力。”

刻章刻累了，老何就拿出手机来，看看远在德州老家亲人们的照片。看着刚上二年级的小孙女瞪着大大的眼睛，机灵可爱，老何的嘴角不禁挂满笑意。他的儿子、孙女都在老家，没法逗孙女笑，便喜欢在朋友圈“晒晒娃”，听到别人夸赞，也是一种慰藉。虽然眷恋着济南这方给予他艺术舞台的土地，但在老何心中，人老了，终归是要回家的。

魄，凭什么找个北园的？

北园是济南的菜园，蔬菜采摘，北园的姑娘就把菜装到地排车上拉进城，送到各分销店，再由分销店卖给市民。北园养育着济南，北园的姑娘却难以进入济南人的家门。

老魏熬不过岁月，终于答应做了北园的女婿了。成婚的前一晚，老魏犹如卖身，请了我们几个哥们喝酒，三杯下肚，他大哭一场，是与他的童身告别，还是即将迈入一个烦恼的人生？他哭得格外委屈。

当我们在老魏的婚礼上见到那位不嫌弃他的北园姑娘，才发现那个女子水灵得就像北园荷塘里的荷花。他们夫妇给我敬酒时，我问老魏：她不是水塘里的那条鱼精吧？新娘不知我问话里的端的。老魏笑而不答。

结了婚的老魏只做两件事，一件是努力工作，另一件就是不遗余力地为他媳妇跑户口，不为别的，还是为了孩子。按规定，只要母亲的户口属于农村，不管孩子生在哪里都是农村人。将来上学、就业乃至各种生活中的凭票都与其无缘。谁知老魏为了户口进过多少门，跑了多少路，直跑到华发半头。这个时候的老魏才是真正的老魏。

北园也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季。它是济南城市化改造的起点，弹指十余年，一片片楼房拔地而起，荷塘、菜畦、稻田幻化成高架桥、云端楼、水门汀。老魏原住的房子小，在城市分不到大房子，倒是他媳妇家居有别墅般的小楼。老魏拿到了他媳妇的户口簿，他已经不屑于这个薄薄的册子，他说，不就是一个小本子嘛！

沧海桑田是一个人难以经历的变革，老魏经历了，我们都经历了，原来它是心酸与欢乐的变迁。